

【味道济南】

## 消失了的明湖茭白

□孙一慰

茭白北方亦有出产,特别是山东济南,清代《环辙杂录》中有:“历下有四美蔬,……夏蒲茭根……”“(茭根)济南多种之,夏末秋初剥食其白,以寸为度,若玉版然。”民国二十三年《山东通志》载:“菰即茭白,历城产者尤肥美。”当代文学巨匠老舍先生,20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济南任教,在他的《大明湖之春》一文中写道:“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……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过一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,那么大明湖的蒲菜,茭白,白花藕,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。不论怎么说,这些东西都是水产,多少是带有些南国风味。”过去每当茭白上市时,济南很多饭店往往要挂出“新到茭白,济南名菜:糟煎茭白、虾子烧茭白”等招牌。

茭白是我国特有的水生蔬菜,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水泽地区,性喜温暖潮湿,特别是江浙一带较多。茭白每年6-10月上市,按采集季节可分为夏秋双季茭,此种南方较多,北方多为秋季单季茭。故茭白与莼菜、鲈鱼并称为江南“三大名菜”,自古被视为珍贵食品。

济南的茭白是秋季茭。记得1963年中秋节前一天,去大明湖公园购买茭白,午饭后绵绵秋雨中,我披着蓑衣,骑着当时聚丰德最好的运输工具三轮车,前往大明湖公园,一到西南门,我车也不下,径直往里骑。“干吗的?站住!”公园工作人员一声大喊,我一手扶车把,一手撩起蓑衣,指着工作服,口中大喊一声,“聚丰德,买茭白的!”车速不减,哐啷哐啷就骑进门了。紧挨着北极阁的东边小院内便是购买茭白的地方。回到聚丰德后,经理邢振祥、程学礼立即安排会计陈成吉书写“新到时令菜茭白”的招牌,放到门口,以招揽顾客。

但是现在济南的饭店用茭白的实属罕见了。近年来人们一提到济南的水产蔬菜,只知道蒲菜,不知道茭白。其实蒲菜有个弱点,那就是只能吃很嫩很嫩的部分,稍微老一点就嚼不烂了,无法食用。茭白则肉质爽口柔嫩,纤维少,味清香,而且损耗极少,出品率高,用济南俗语讲很“出数”。

我在一次教学中使用茭白制作菜肴,一个任教3年的年轻教师竟然好奇地问我:“这是什么?”我大吃一惊,“这不就是茭白吗?”一个在济南经过了烹饪中、高等教育的人,竟然不认识茭白!

记得燕喜堂还在六里山路时,友人在中秋邀我去那里,按说中秋之际正是济南吃茭白的好时候,可是在那里点菜时,我问服务员:有茭白炒里脊丝吗?回答是,没有。从以上两件事看,济南人真该好好关注茭白了。

茭白可加工性强,烹调中可加工成块、片、丁、条、丝等多种形状,适宜于拌、炝、炒、烧和做汤等多种烹调方法,可作主料制作菜肴,又因无特殊口味,可以和鸡、鱼、肉等多种烹饪原料搭配,如:炒鱼片、糟溜鱼片、滑溜肉片、炒里脊丝、炒肉丝、炒肉片、炒鸡丝时,茭白都是这些菜非常理想的配料。下面简单介绍以茭白作主料制作的几个著名的济南菜肴。

**虾子炝茭白:**将茭白剥去外皮,削去老皮,切象眼片,焯水。虾子用花椒油稍煸倒出,盐、酱油、清汤、绍酒、味精兑汁后,浇在茭白上拌匀即成。是一道清鲜白嫩,爽口的茭白菜肴。

**糟煎茭白:**将茭白切斜刀片后焯水,放入油内煎透,把余下的油滗出,加入虾子、清汤、盐,移至旺火上,稍靠,再放姜汁、味精、淋花椒油倒入盘内即成。菜肴色泽白亮,茭白鲜嫩,糟香清淡。

**虾子烧茭白:**将茭白切成梳背块后焯水;冬菇每个片成3片;虾子用凉水漂洗净,沥去水。花生油烧至3成热,放入白糖炒至鸡血红时,迅速放入葱姜末、茭白、冬菇、虾子颠翻煸炒,再加入清汤、酱油、盐、料酒烧沸,移至微火上,靠至汤剩一半时,放入味精,用湿淀粉勾芡,淋上花椒油,出勺装盘即成。此菜鲜嫩香醇,色泽红润明亮,清素可口。

**奶汤茭白:**茭白切成小滚料块,冬菇片成片,菜心洗净从中间劈开切成段,火腿切薄片。将茭白、冬菇、菜心焯透,捞出控水。奶汤加热至开,放入茭白、冬菇、菜心、料酒、盐烧开后加味精,倒入大汤盘中,撒上火腿片即可。汤色乳白,味道醇厚鲜美,茭白清鲜脆嫩,红、黑、白、绿各种色泽的配料漂在乳白色的奶汤上,犹如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。

【实录】

## 解放路的由来

□孙葆元

## 当乘公交成为乐趣

□赵峰



济南市原本没有解放路,看看济南的老城图,现在的解放路与泉城路对接处被一道城垣截断。当然也没有泉城路,那条路叫府东大街。按照老城地图沿城墙北行,走到齐川门处,那才是出了东城门。东城门外繁华,酒楼、药铺、牙店、百货铺子鳞次栉比,这条通衢之道叫东关大街,再往东行是圩子,出永靖门才算出了城。永靖门南还立着一座巽安门,这是水门,护城河的另一道水流从这里出城,便有了舟楫之便。

泉城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命名的,此路以珍珠泉为中心,西端叫府西大街,东端叫府东大街。那么从府东大街怎么出东城呢?这就有意思了,要绕。或者从县东、西巷,或者从按察司街,也可以沿着城墙走东城根街,都能拐到齐川门。我们的老祖宗从明朝走到清朝光绪三年,公元1877年为了缓解交通便利,在齐川门南开了巽利门,从此齐川门便叫老东门,巽利门则称新东门。出巽利门东行,有一道圩子门叫永固门,出了永固门才算真正出了城。现在就清晰了,济南东城设两座

东城门,三道圩子门。

1948年9月,华东野战军聂凤智麾下的九纵强占茂岭山俯瞰济南城。这是一支在孟良崮战役中攻坚的钢铁之师,是为旧世界敲响丧钟的人,他没有走进城的老路,站在那个制高点上,他看到了一条笔直的解放之路,于是挥军向西直插济南府。九纵如狂风暴雨横扫马家庄、甸柳庄,一路向西直逼济南城。经过八天八夜的浴血奋战,解放了济南城,那条被他们踩出的路命名为解放路。

这条路荣膺此名,当之无愧。鲁迅先生说,世上本无路,路是被人踩出来的。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受人压迫,渴望着解放。解放的路是在抗争中踩出来的。从1948年“解放”这个词在济南落地,延伸成东起甸柳庄,西至青龙桥的史诗般的路,与整个国家争取民主独立的路途一样长。

1953年我来到济南,就住在解放路北侧的青龙街上,那时的解放路是砂石路,西端青龙桥与府西大街对接,那段城墙已经拆除,北侧留下一丘夯土,南侧亦留下一段土城,在青龙桥西岸打开一道豁口。我第一眼看到的府西大街不宽,石板铺成的路面,街边民舍与商铺间杂,与以后知识里旧府城的市井景象叠印在一起。护城河水清而且深,有无数盆状的小舟漂在河上,小舟中坐着

垂钓的人。那时候数河上的桥,一道桥后必然是一座城门,比如齐川门上的老东门桥,巽利门上的新东门桥,舜田门上的南门桥,泺源门上的西门桥。只有青龙桥是个例外,因为它的身后没有城门。

站在青龙桥上向东眺望,满眼青绿的原野,庄稼没有遮蔽处显露出黄色的土垄,那就是城郊之外。解放路也不宽,砂石的路基一直伸向东方的地平线。幼小的我曾经想,从这条路走过去,一定能捉住太阳!终于有一天母亲背着我走上这条路,不是捉太阳之旅,而是我病了,发高烧,母亲把我背到中心医院。那一趟稀里糊涂的恍惚之旅,我记住解放路上两处地标的建筑,一处是“小白楼”,即今日的水利设计院,当年这座楼通体洁白,耸立在绿色的麦浪中,分外显眼。另一处就是中心医院的红楼,集门诊与住院于一体,那是苏式建筑,今日犹存。

解放路被两道壕堑拦截,那是山水的泄洪道,第一道在小白楼西侧;第二道在中心医院西侧。夏秋雨季,山洪滚滚,水势浩大。解放的路不平坦,除了坚固还有沟深。解放者在第一道壕堑上架的桥叫解放桥,在第二道壕堑上架的桥叫文化桥。老一辈解放者是有眼光的,没有文化建设完不成解放的大业。我们在解放路上行走着,长年累月把它习惯成一个简单的域名。时光在生活中固化成程序,于是我们固守着,忘记了解放其中包含的突破与腾飞。当年华野九纵没有走济南人祖辈走惯了的东关大街,而是开拓了这一条艰险的路。路一开通就成了后人的捷径。解放者从来不是跟随别人亦步亦趋走捷径的人,而是开辟道路的先行者。

真没想到坐公交也能领略过山车般的惊心动魄,去年夏天我乘一辆南行的公交车,就深深地体味了一次公交大炫技。脚底下如果没有十年八年蹲马的功底,或是闪转腾挪的绝活,轻则让你踉跄不迭,重则狼狈东倒西歪。真是苦了不抓扶手的痴迷手机一族。那次乘车,我真的会记一辈子。

我一直觉得,一个人开车出行真是浪费。我开了十几年车,尝够了拥堵之苦,寻一车位要团团转半天,更是闹心。前几年市里在泉城广场搞“绿色出行”活动,我跟当时还在公共事业局的贾局长开玩笑;我有车不开,坚持四公里以内安步当车,五公里以多公交少的士,该发一奖给我!玩笑固然是玩笑,但说实话,一个人一辆车,实在是挥霍资源。后来有了崇拜,我就坚持短途骑车,长途公交的。不过,对于乘坐公交那次南行,心里余悸尚存,挥之不去。

近期我常常东行,偶也体验一下公交,上周在燕山立交换乘K305,一路向东,再次让我体验了一次“过山车”。不过这次和上次有了天渊之别,上次是惊险刺激,这次确确实实地感动。上车伊始,就听到司机师傅客气地跟乘客打招呼问候,清晨的秋风稍凉,我却一下就体会到那个尚未走远的夏,掉头回来了。正是上班早高峰,上车就在第一排栏杆处堵住了,车厢里满满的都是乘客。正好,我可以借机观察一下司机,索性也断了往后门挤的念头。司机是位中年人,稳重,说话不紧不慢,耐心地解答着乘客的疑问,且不厌其烦。他的脸上始

终带着一种很自然的谦和笑容,不是刻意修炼出的那种,这种像是喝了泉水,吃了一肚子绿色食品,才有的笑,没法修炼。空乘的笑那是训练出来的,像塑料花。那笑也不大耐看,太薄,稍一使劲瞅,就能洞穿。师傅的笑则是明湖水春风荡起的涟漪,看着舒坦。

从燕山东到我下车,差不多也有十站的路程,别说让乘客人仰马翻了,就是轻微的颠和晃也没有半点,每次启停也是稳得没有一点感觉。有年在深圳我搭乘过一位大老板的车,司机是个部队转业的四川小伙子,那车开得真叫一个稳,他住的小区里有不少减速带,一连过好几个,都没有颠一下。他服务的对象是个人,服务水平高低可能要决定他的薪水。尽管服务优劣并不能决定本车师傅收入高低,他的车却开得比那位领导司机一点也不逊色。老板坐的是大奔600,价格不菲,在这里我花三元钱就体验到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体味到上帝的感觉,花钱买的不是一肚子气,而是享受,这票买得物超所值。我一直在看着他熟练地操作着这个家伙,慢慢地松刹车,轻轻地点油门,像是拉了一车和自己性命攸关的亲人。

车到邢村,上来几位老人,其中有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者,看得出腿脚有些问题。他停下车,直到老人上车,有人让出位置,老人坐稳,他才启动车辆。看他脸上,没有一点的急躁和不耐烦,像是自家老人。听同行那几位老人说,这位老者已九十四岁高龄,老人暮年的心里,肯定满是阳光。

很遗憾和他相处的时间太短,我中途就下车了,真的有些依依不舍。和上次乘车比较,完成了一次大穿越。能把车开成火车甚至飞机一样稳,像是蹲在自家沙发上。能把一车人当成自家的人的服务,我看这才是一个司机应当恪守的东西。过分地张扬本职之外那些壮举,普通人难为的事情未免偏离了正道。医生医道高明是他的天职,衡量他不需要见义勇为做参照;教师能更多地向学生传递更多知识,告诉学生什么是世界本来面目,也不需要他有没有过拾金不昧的事迹;厨师能让人吃出幸福感,也不是看他助人为乐了没有。那些特殊的东西不可刻意地追求,对于司机来讲,我觉得能这样开车,也就是牢记使命了,初心更不会忘记。白加黑,五加二更不是职业准则。

后几天我又连续坐了几次K305,还有K306,又有新的发现,发现这几路车的司机普遍很好,这是个心里装着乘客的团体。今后可能会乘坐更多的公交,在宽敞、春风荡漾的车厢里,与众人一并前行,也是种莫大享受。乘公交成为乐趣,说来也蛮新鲜的。

很长时间我都在感动中,这虽是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,如果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这样的操守,文明会大踏步地前行。后来我给公交热线打了十几个电话,寻找这位热心师傅。公交热线真忙,半天才回话,打听到这位师傅的大名,他叫张志国,公交三公司五队的司机,马上五十岁了,在东部跑车十二年了,是个资深司机。